

新编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 教程

张 浩 黄魁五 主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新编马克思主义哲学 原著教程

主编 张 浩 黄魁五
副主编 吕世荣 杜付新
赵学前 钱远晏
李盈福 王才山

河南大学出版社

(豫)新登字 09 号

新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教程

主 编 张 浩 黄魁五

责任编辑 王进国 薛建立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

河南中牟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5.5 字数：386 千字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500 定价：7.70 元

ISBN7-81041-093-8/B · 48

内 容 提 要

本书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主要哲学著作和邓小平的三篇著作。每部(篇)著作的介绍,均分历史背景、内容解说、理论和实践意义、思考题四个部分。因此,本书对于大专学生和广大干部全面地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有帮助的。

目 录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1)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23)
反杜林论(节选)	(47)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57)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四封书信.....	(252)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节选).....	(291)
辩证法的要素和谈谈辩证法问题.....	(380)
实践论.....	(403)
矛盾论.....	(419)
论十大关系.....	(445)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节选).....	(460)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468)
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473)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478)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484)
后记.....	(488)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历史背景

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写于1845年春。当时,这份《提纲》以《关于费尔巴哈》为题,留在马克思1844—1847年的笔记本上,只是“供进一步研究用的匆匆写成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①恩格斯在1888年出版《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单行本时,才作为附录首次公诸于世。发表前,恩格斯曾作了某些文字上的修改,并指出了它的写作时间、地点和意义。

1845年春,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研究了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基督教的本质》等著作后,写了这份《提纲》。其目的,是为清算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对自己和德国思想界的影响,为了给创立科学的世界观奠定基础。因为,随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开展,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主要表现在:否定革命实践,离开人的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讲人的本质,片面地强调人的自然属性;离开作为历史创造者的无产阶级来讲哲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实问题。所以,不清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就不可能创立历史唯物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8页。

义。正如后来恩格斯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所说的：“当我们 1845 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些新观点了。”^①《提纲》就是为着“详细制定这些新观点”而写的笔记。

内 容 解 说

《提纲》共有 11 条，可分为 3 个部分。第 1 部分是第一、二两条。这一部分，从总的方面提出了新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是整个《提纲》的总纲。其他诸条是这一总纲的具体化和展开。第 2 部分是第三至第九条。这一部分，是对旧唯物主义的唯心史观的批判，同时，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第 3 部分是第十、十一条。这一部分，是整个《提纲》的结论，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领域里所实现的革命变革的实质。下面分条作简要讲解。

第 一 条

马克思指出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不了解社会实践活动的意义，因而不能说明主观能动作用。这一条有三层意思：

一、揭露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

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92 页。

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① 在这里，所谓“事物、现实、感性”三个词，在费尔巴哈的著作中表述的是同一内容的概念，指的是能被人感觉到的客观世界、客观事物、现实世界，也包括客观存在的人。费尔巴哈曾经说过：“感性”就是“实际存在着的，因此，在我看来，它具有和现实同样的意义。”^② 在费尔巴哈看来，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赖以生存的基础。这样，自然界和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便成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对象。但在费尔巴哈那里，自然界对人来说，只是人的观察对象，直观的对象，认识的对象，依赖的对象，而不是改造的对象。马克思则认为，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首先是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然后才是认识和被认识的关系。当然，改造世界和认识世界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人们总是在改造世界中认识世界，在认识世界中改造世界。旧唯物主义者（包括费尔巴哈）看不到客观世界首先是人们的实践对象，而后才是人们的认识对象，因而不能正确理解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

马克思之所以把实践称为“人的感性活动”，是因为实践是人的肉体器官在意识的支配下，操纵着一定的物质手段（物质性的中介物），作用于一定的客观物质对象，是人的感官可以感知到的客观物质活动。马克思在《提纲》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就是不懂得实践即人的感性活动，它的缺陷和局限性也是从这发端的。马克思正是以“感性活动”即人的实践作为自己哲学的基石。马克思还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实践唯物主义，也把自己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③。这样，就从整体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对立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

①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以后凡引本文，均不注页数。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5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页。

所谓“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即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也就是不把现实事物当作实践的对象，并在实践过程中有目的地能动地去改造世界。一切旧唯物主义者，不仅不理解“事物、现实、感性”是主体的人的有意识有目的改造客观事物的社会实践的产物，在现实客观事物中凝结着作为主体人的体力和智力，而且在认识活动中，他们只看到客体作用于主体的过程，看不到主体能动地作用于客体的过程，更看不到主体的知识结构、情感、意志、价值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因而把主体的认识只看作是物之镜像。这样，他们就不能正确理解认识的本质和认识的对象。

二、批判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由于旧唯物主义不理解主客体之间，首先是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人的活动首先是改造外在世界的实践活动，不理解主客体关系的实质特性是“为我性”或“属人性”，不理解在主客体关系中主体的自觉性、独立性、自主性，而把人看作是受动的，把客体看作是能动的，所以，他们不仅不能彻底战胜唯心主义，而且“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唯心主义者不仅把作为主体的人的能动性仅视为意识、精神的能动性，而且还把这种能动性发展为脱离物质而独立存在的本体，把客观对象都看作是意识、精神的产物。例如，主观唯心主义者贝克莱，就把人们的感受片面地夸大为脱离物质而独立存在的东西，宣称“物是感觉的集合”；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则是把人们的精神片面地夸大为先于自然和社会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把自然和社会都看作是“绝对精神”的产物。唯心主义者之所以抽象地片面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其原因是在于他们“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即不知道实践活动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基础和源泉。因此，以实践作基础对主观能动性作出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把主体的能动方面从唯心主义者手里夺过来，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之一。

三、批判费尔巴哈对实践的错误看法

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在这里，所谓“思想客体”，是指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黑格尔把这种超越人的意识并能逐步外化为自然界、人类社会的“绝对精神”，作为独立存在的实体。所谓“感性客体”，是指自然界和人。费尔巴哈反对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这种“思想客体”作为研究对象，主张把自然界和人这种“感性客体”作为自己哲学研究的对象。费尔巴哈的这种主张，无疑是正确的、进步的、唯物主义的。但是，费尔巴哈却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的活动，而是看成一种理论活动，有时还把实践看成是一种经商、谋取私利的卑污的活动。所以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对于实践“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这说明费尔巴哈并未脱离资产阶级的“实践”概念的偏见，其实践观仍是资产阶级的实践观。

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实践观，对主体、人的能动性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把人的活动“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这种实践活动首先的、基本的是生产实践活动，它既是人们认识的基础，又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总之，在这一条中，马克思强调了实践意义，阐明了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的辩证关系，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对实践的错误看法。

第二条

在这一条中，马克思阐明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的标准。

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是中外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唯心主义从其意识决定物质的基本前提出发，否定客观真

理，因而也就否定真理的客观标准。主观唯心主义者，有的把自己的思想、意志当作真理的标准；有的把“圣人”、某些杰出人物或领袖人物的意见当作真理的标准；有的用大多数人的意见、具有普遍意义的观念来检验认识的正确与否；有的把“有用”作为真理的标准。客观唯心主义者，把“观念”、“神灵”、“绝对精神”、《圣经》等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总之，主、客观唯心主义者把检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限定在精神的范围之内，他们都是以认识检验认识，这显然是错误的。

费尔巴哈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承认客观真理的存在。但是，他不懂得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因而对真理标准问题也不能作出正确的回答。费尔巴哈把“不证自明”、“一目了然”的直观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他说：“唯一标准，乃是直观”^①。他还声明，真理不仅仅是个人的直观，只有观念在社会上被大家所接受才是真理。费尔巴哈说：“我一个人所见到的东西，我是怀疑的，别人也见到的东西，才是确实的。”^②由此可见，费尔巴哈在真理标准问题上是用直观代替了实践，没有科学地解决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

马克思针对费尔巴哈的错误观点，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这就是说，人的认识、思想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外部的客观对象，这个问题不能在思维或理论的范围内解决，而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解决。接着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这里，所谓“思维的真理性”同“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思维的此岸性”是一个意思。具体说：“思维的真理性”，是指人的思维与客观世界的一致和符合；“思维的现实性”，是指正确的思维反映了现实并且能转化为现实；思维的“力量”，是指正确的思维有通过实践认

^{①②}《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79、173页。

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思维的此岸性”，是说思维能够透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此岸”和“彼岸”是康德的哲学术语。康德承认有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自在之物”，但他认为，人们只能认识“自在之物”的现象，而不能认识“自在之物”本身。在康德看来，“自在之物”和“现象”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自在之物”在鸿沟的“彼岸”，而“现象”在“此岸”。所以，康德认为人只能认识现象，不能认识“自在之物”本身。在马克思看来，客观世界本身根本无所谓“彼岸”和“此岸”之分。在这里，马克思借用“此岸性”一词，只是为了说明人的思维能够透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使“彼岸”的“自在之物”转化为“此岸”的“为我之物”。

马克思又指出：“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这就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在理论、认识范围内去争论思维是否正确反映现实，就如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一样，陷入引经据典、咬文嚼字、玩弄概念等烦琐无聊的争论之中，根本无法解决人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问题。

第三条

这一条，是批判旧唯物主义者及空想社会主义者散文的由“环境决定论”所引伸出来的英雄史观，阐明革命实践对改变环境、改变人的决定性作用。

马克思指出：“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所谓“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是指 18 世纪法国的爱尔维修、霍尔巴赫，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以及费尔巴哈等的唯物主义。他们都是“环境决定论者”。他们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改变了的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

的产物。在这里，他们所说的“人”，指的是人们的意识、观点、性格和道德等精神面貌；他们所说的“教育”，不只是通常所指的学校教育，而且包括人的社会影响的全部总和。

当法国的唯物主义者把他们的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时，提出了关于环境决定人的精神和道德面貌的理论。他们认为，人的智力和情感生来都是一样的。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的才能和品德之所以千差万别，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是后天教育的结果。有什么样的环境和教育，就有什么样的人；环境和教育改变了，人也跟着要改变。他们所讲的环境，主要是指政治、法律、一般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而不是指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等社会存在。其中，他们特别强调法律制度和教育的决定作用。法律之所以具有决定的意义，是因为法律采用奖惩手段来引导和决定人的道德面貌和精神面貌。

法国唯物主义者认为，既然环境和教育决定人的精神面貌，那么要改变人的精神面貌，就必须首先改变环境和教育。这在当时，也就是说，必须用资本主义制度改变反动腐朽的封建制度。显然这是在直接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作哲学论证。他们根据唯物主义原则说明社会生活、社会历史，批判唯心主义的“神创论”，对当时社会历史的发展无疑具有进步的意义。但是，由于他们把环境主要归结为法律和教育，而又不懂得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和教育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所以便得出了“意见支配世界”和“教育万能论”的结论。这就必然陷入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历史唯心主义。因此，马克思指出：根据这种学说，必然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人是高出子社会之上的少数“天才”和“英雄”；另一部分人是处于社会最低层的绝大多数的“群氓”，“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07页。

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上述观点，后来被空想社会主义者所继承，并作为他们的社会主义学说和方案的理论基础。罗伯特·欧文就认为，人们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方面的产物。因此，一个人性格的好坏、善恶不能由自己负责，而应归于形成这种性格的环境。欧文从这一基本原则出发，对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批判，并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实施方案作论证。他指出，私有制、宗教和现在的婚姻形式所构成的环境，是一切罪恶和愚昧的渊薮。因此，他主张，只有用代表真正的理性和正义的社会主义环境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环境，才能造就出身心健康的人。但是，由于欧文把社会环境片面地理解为社会的道德、法律等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是由“天才人物”的理性决定的，所以，他和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者一样，始终不能摆脱这样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即：一方面，人是环境的产物，要改变人的性格就要改变环境；另一方面，环境又是受“天才人物”的理性、意见所支配。这样，他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必然要陷入“意见支配世界”的历史唯心主义。

费尔巴哈接受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上述观点，所不同的是，他认为人天生就具有依赖感，这是宗教幻想的基础。要破除关于宗教的幻想，可用启蒙的方法，而教育和文化在摆脱宗教和创造历史方面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马克思针对旧唯物主义者和欧文的上述观点指出，他们的根本问题就是不懂得“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就是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是辩证统一的。这个统一的基础就是革命的实践。一方面肯定环境可以给人以影响，制约人的活动；另一方面，人的实践又可以改变环境，并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造人本身，即改造人的主观世界（包括体力、智力和思想情操）。只有理解二者的辩证关系，才能克服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才能批倒社会历史中的唯心主义，达到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第四条

在这一条中，马克思分析和批判了费尔巴哈在宗教观上所表现出来的唯心史观，阐明了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消灭宗教的正确途径。

费尔巴哈对宗教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无论过去和现在，对我说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用理性的火炬去照明宗教的黑暗本质，以便使人们终于不再成为那种为宗教蒙昧努力用来压迫人类的仇视人类的力量的俘虏和玩物。”^①费尔巴哈批判宗教的目的是很明确的。他讲到：“我的著作以及我的讲演的目的，都在于使人从神学家变为人学家，从爱神者变为爱人者，从彼世的候补者变为现世的研究者，从天上和地上的君主和贵族的宗教的和政治的奴仆，变为地上的自由和自觉的公民。因此，我的目的决不是一种消极的、否定的目的，而是一种积极的目的；我否定只是为着肯定；我否定的只是神学和宗教的妄诞的、虚幻的本质，为的是肯定人的实在的本质。”^②

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来批判宗教的。马克思在这一条中，首先指出：“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这里所讲的“宗教上的自我异化”，是指宗教把世界分成两个：一个是宗教的想象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人间世界，并认为是先有前者，后有后者，后者是由前者创造的。这里的“世俗基础”是指与神的宗教世界相对立的客观存在的现实世界或人类社会。费尔巴哈认为宗教世界是来源于现实

^{①②}《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524、525页。

世界的。所以马克思说：“他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在费尔巴哈看来，只有一个人间世界，根本不存在什么上帝、鬼神之类的天堂、地狱。不是上帝按照自己形象创造人和人类社会，而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创造了宗教。宗教的本质是人类的本质的自我异化。上帝是人的本质的虚幻反映。他指出：“对自然的依赖感诚然是宗教的根源”^①。

(费尔巴哈之所以对宗教进行批判，不仅是因为反对宗教的斗争，就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最重要的精神堡垒，而且是因为，反对宗教也就是反对、批判唯心主义特别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他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是神学的“最后避难所”和“支柱”。费尔巴哈当时在反对宗教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及其所具有的历史的进步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给予充分的肯定。(但是，费尔巴哈到此为止，没有从社会实践方面，去进一步分析“世俗基础”本身，没有科学地指出“世界被二重化”的社会原因和消灭宗教的正确途径。因此，马克思指出：“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哪。”)

(马克思针对费尔巴哈宗教观的局限性，阐明了宗教产生的社会阶级根源和消灭宗教的正确途径。)他指出：“世俗的基础使自己和自己本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宗教是社会历史现象。原始宗教的产生是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把自然力加以神化的结果。后来，人类社会本身分裂为阶级，出现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中，宗教的产生和存在是和剥削阶级对宗教的支持和利用分不开的。当被压迫阶级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时，宗教是他们对自然和社会力量加于自己无法解脱的苦难的抗争和叹息，是对自己未来命运和幸福的憧憬和幻想。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462页。

剥削阶级为维护其统治,利用宗教来麻醉被剥削者,使它成为麻醉人民的鸦片,它以争取来世天堂幸福的幻想骗取被压迫阶级对自身苦难生活的忍耐。这就是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其阶级本质。因此,要消灭宗教,就必须揭露“世俗世界”内在的阶级矛盾,并通过革命实践来消灭剥削制度。)

第五条

在这一条中,马克思揭露了旧唯物主义陷入唯心史观的认识论根源;不懂得社会实践的意义和作用。

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费尔巴哈在哲学上坚持唯物主义,在政治上是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奋力揭露和批判宗教神学以及作为宗教神学的一种间接的精神支柱——唯心主义哲学。这里所讲的“不满意抽象的思维”,是指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辨哲学。费尔巴哈认为,思辨哲学和宗教神学没有什么本质不同。他说:思辨哲学的秘密“是理性化和现代化了的神学,是化为逻辑学的神学。”因此,他宣布:“谁不扬弃黑格尔哲学,谁就不扬弃神学。”^①这里所讲的“感性直观”,是指用人的肉体感官直接感知的、具有感性的、个别存在的现实性。费尔巴哈曾说过:“真理性,现实性,感性的意义是相同的。只有一个感性的实体,才是一个真正的,现实的实体。只有通过感觉,一个对象才能在真实的意义之下存在——并不是通过思维本身。”^②他强调并坚持自然的现实性、可感性,揭露和批判了那种肯定超自然存在的神学和思辨哲学的虚妄;坚持世界上事物的本源是自然,自然是物质的、感性的、有形的存在,而不是由神或“绝对精神”创造出来的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

^{①②}《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14、166页。